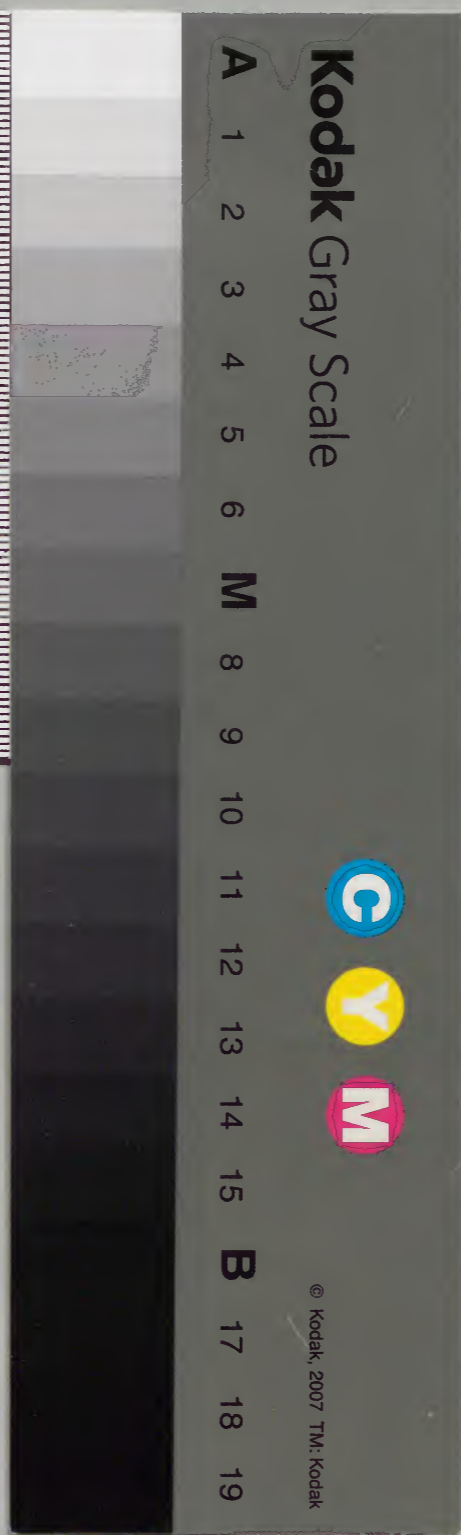


東國通鑑 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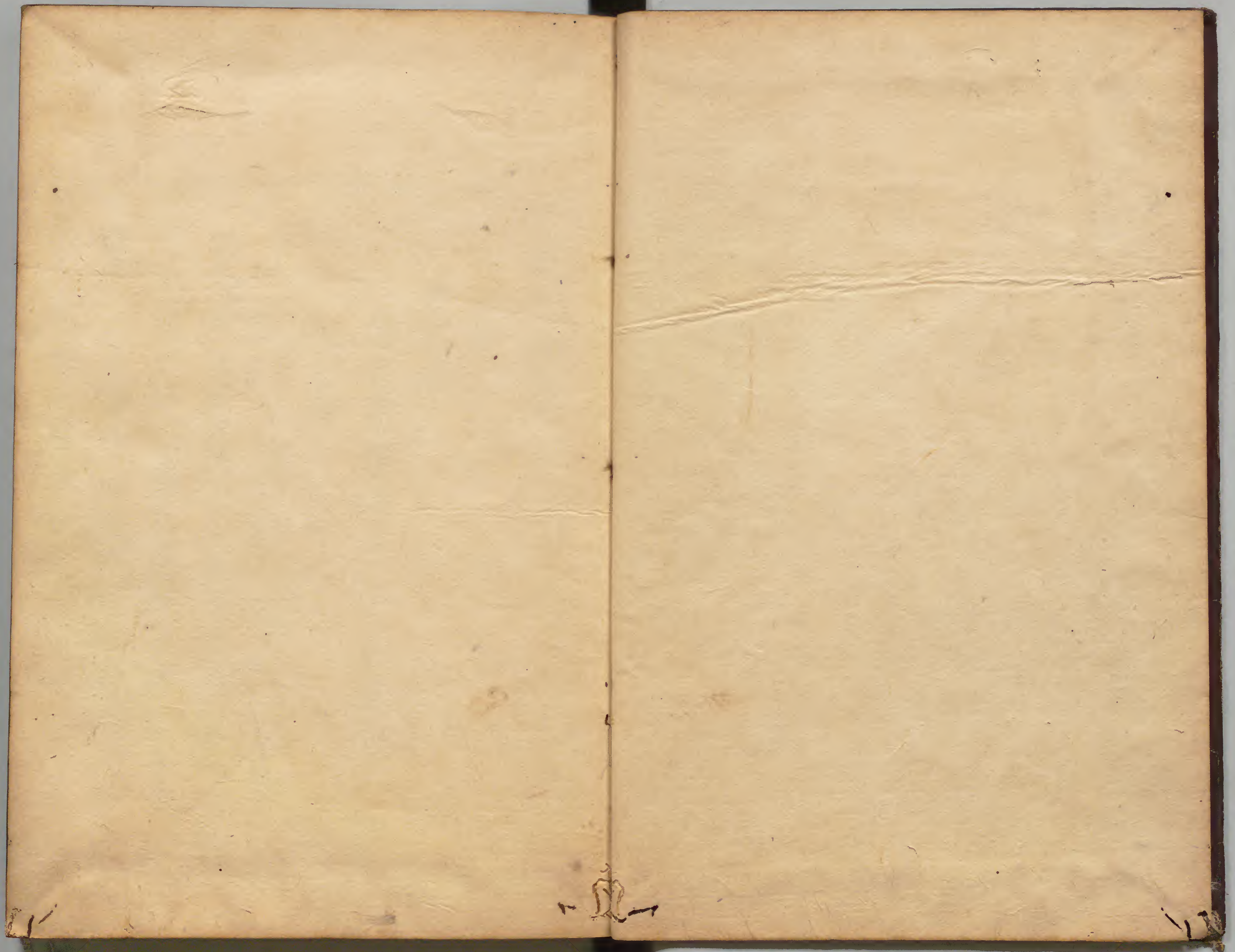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二	三	三八
類	號	函
五	七	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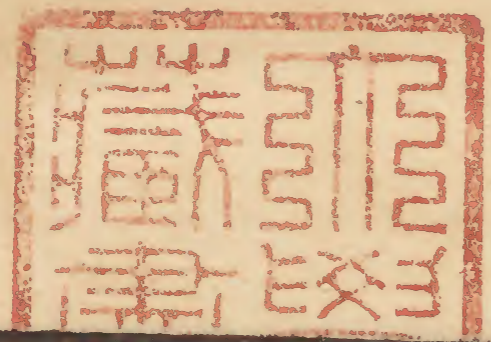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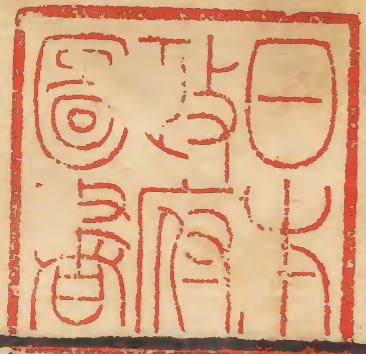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二	三	三八
類	號	冊
五	七	冊
三	五	函
九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338
冊數	57	(13)
函號	285	29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東國通鑑卷之十二

新羅紀

景明王

譚昇英神德王之子母義成王后在位七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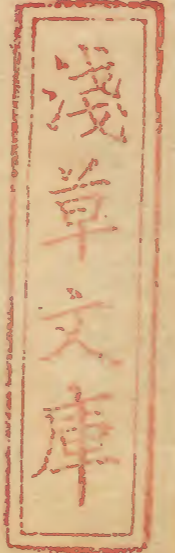
二年後梁貞明四年高麗太祖元年春二月

一吉食玄昇叛伏誅○夏六月丙辰泰封諸

將立王建為王國號高麗初建年三十夢見

九層金塔立海中自登其上至是年三月唐

商客王昌瑾忽於市中見一人狀貌瓌偉鬚



髮皓白頭戴古冠被居士服左手持三隻菴
椀右手擎一面古鏡方一尺許謂昌瑾曰能
買我鏡乎昌瑾以二斗米買之其人散與乞
兒而去疾如旋風昌瑾懸其鏡於市壁日光
斜映隱隱有細字可讀其文曰三水中四維
下上帝降子於辰馬先探鷄後搏鴨此謂運
滿一三甲暗登天明理地遇子羊中興大事
混蹤跡沈名姓混沌誰知真興聖振法雷揮
神電於已羊中二龍見一則藏身青木中一
則現形黑金東智者見愚者盲興雲注雨與

新羅明景王

入征或見威或視表威表為滅惡塵滓昌瑾
初不知有文及見之謂非常獻于弓裔弓裔
令有司興昌瑾物色求其人彌月竟不能得
唯東列勃颯寺有鎮星塑像如其狀左右亦
持椀鏡昌瑾喜具以狀白弓裔歎異之令文
人宋舍弘白阜許原等解之舍弘等曰三水
中四維下上帝降子於辰馬者辰韓馬韓也
已羊中二龍見一則藏身青木中一則現形
黑金東青木松也謂松嶽郡人以龍為名者
之子孫可以為君主也王侍中有王侯之相

豈謂是歟黑金鐵也今所都鐵圓之譟也今
主初威於此殆終滅於此乎先操鷄後搏鴨
者王侍中御國之後先得鷄林後收鴨綠之
意也三人相謂曰王猜忌嗜殺若告以實不
獨吾輩為薤醢王侍中必遇害乃詭辭告之
至是將軍洪儒裴玄慶申崇讓卜智讓等夜
誦建第密謀推戴不欲令夫人柳氏知之謂
曰園中豈無新瓜可摘乎柳氏佯出潛入帳
中諸將曰自三韓分裂羣盜競起今主奮臂
大呼遂夷滅草寇三分遼左據有太半立國

新羅景明王

定都將紀餘今不克終縱虐太甚淫刑以
逞殺妻戮子誅夷臣僚民墜塗炭疾之如讎
桀紂之惡無以加也廢昏立明天下之大義
請公行殷周之事建作色拒之曰吾以忠義
自許王雖暴亂安敢有二心以臣伐君斯謂
革命子實不德敢効湯武之事乎恐後世以
為口實古人云一曰為君終身為主况延陵
季子曰有國非吾節也乃去而耕焉吾豈過
季子之節乎諸將曰時難遭而易失天與不
取反受其咎國中民庶受毒痛者日夜思欲

後之且權位重者並遭虐殺略無所遺今之
德望未有居公右者衆情所以望公也公若
不從吾等死無日矣况王昌瑾鏡文如彼豈
可違天死於獨夫之手乎建拒之甚堅柳氏
遽從帳中出謂建曰舉義伐虐自古而然今
聞諸將議妾猶奮發况大丈夫乎今君心忽
變天意有歸矣手提甲領以被之於是諸將
扶擁而出黎明坐於積穀之上行君臣之禮
令人馳且呼曰王公已舉義旗矣奔走來赴
者衆先至宮門鼓譟以待者亦萬餘人遂即

新羅景明王

位於布政殿建元天授○泰封王弓裔走死
弓裔聞變驚駭曰王公得之吾事已矣以微
服出北門亡去遁于巖谷信宿飢甚偷截麥
穗而食尋為斧壤民所害

臣等按弓裔以新羅遺孽見棄於宗國托
身緇流崛起羣盜之中竊據黑壤建國稱
元奄有三韓之二然性本兇虐好殺不已
戕害妻子屠戮公卿生靈盡為魚肉天厭
穢德假手于麗奔竄以死嗚呼自我得而
自我失尚誰咎哉

丁巳高麗詔曰泰封主當四郡土崩之時剷除賊寇漸拓封疆未至燕弁惟以酷暴御衆以姦回為至道以威侮為要術徭頻賦重人耗土虛而宮室過制勞後不止怨讟遂興於是竊號稱尊殺妻戮子天地不容神人共怨荒墜厥緒朕謬膺推戴叨履崇高庶幾戒覆車之轍取伐柯之則興民更始○高麗王謂青列人韓絜聰逸曰泰封主以青列沃饒人多豪傑恐其為變將欲殲之乃召軍人尹全愛堅等八十餘人俱以非辜械繫在途卿其

新羅景明王

亟往放還田里○高麗以騎卒泰評為徇軍即中評博涉書史明習吏事初為塩州賊帥柳矜順記室裔破矜順評乃降麗王開國之際與有力焉○高麗馬軍將軍桓宜吉叛伏誅初宜吉與其弟香寔俱有羽翼戴之功麗王委以腹心常令率精銳以宿衛其妻謂曰子才力過人士卒服從又有大功而政柄在人可不慎乎宜吉心然之遂陰結兵士伺隙為變卜智諷知之密告麗王以跡未形不納丁日麗王坐殿上與學士數人議國政宜吉與

其黨五十餘人持兵突入內庭直欲犯之麗
王策杖而立厲聲叱之曰朕雖以汝輩之力
至此豈非天乎天命已定汝敢爾耶宜吉見
麗王辭色自若疑有伏甲與衆走出衛士追
殺之香寔後至知事敗亦亡追兵殺之○高
麗以金行濤為廣評侍中黔剛為內奉令林
明弼為御軍部令林曦為兵部令陳原為倉
部令閻萇為義刑臺令歸評為都航司令孫
迥為物藏省令秦勁為內泉部令秦靖為珍
閣省令林積璵為廣評侍郎能駿權寔並為

新羅景明王

內奉卿金堙英俊並為兵部卿崔汶堅術並
為倉部卿朴仁遠金言規並為白書省卿林
湘煖為都航司卿姚仁暉香南並為物藏卿
能惠曦弼並為內軍卿康允玘為內奉監申
一林寔並為廣評郎中因鉉為負外郎倪言
為內奉理決曲矜會為評察劉吉權為御軍
郎中其餘司省各置郎史○高麗誅蘓判宗
侶內軍將軍伏鉄侶與鉄俱以姦佞得幸弓
裔譖害良善王即位首誅之○隱士朴儒見
高麗王王曰致理之道惟在求賢今卿之來

如得傳巖涓濱之士因賜冠帶令管機要賜
姓王儒性質直通經史初仕弓裔為負外遷
至東宮記室見裔政亂遂出家隱於山谷聞
王即位乃來○高麗始定官制詔曰往者泰
封主以新羅階官郡邑之號鄙野改為新制
民不習知以至惑亂今悉從新羅之制其名
義易知者可從新制○高麗誅馬軍大將軍
伊朐巖朐巖業弓馬見利蹂求事弓裔以鈞
距得見任用至裔末年襲取熊列因而鎮之
聞麗王即位潛懷禍心不自自至士卒多亡

新羅景明王

熊列復為百濟所有守義刑臺令閻萇與朐
巖比隣知其陰謀具奏王曰朐巖棄鎮自来
以喪邊疆罪實難原然與我並肩事主情分
有素不忍加誅且其叛形未露彼必有辭萇
請密令伺之王遣內人至萇家從帳中候之
朐巖妻桓氏至廁謂其無人旋已長吁曰吾
夫事若不諧則吾受禍矣言訖而入內人以
狀聞遂下朐巖獄具伏王親讓之曰汝素畜
兇心自陷刑辟法者天下之公也不可私撓
朐巖流涕而已輒於市籍其家○秋七月高

麗詔曰泰封主以民從欲惟事聚斂不遵舊制一頃之田租稅六碩置驛之戶賦絲三束遂使百姓輟耕廢織流亡相繼自今租稅征賦宜用天下通法以為恒例○高麗青列領軍將軍堅金副將連翌興鉉見麗王各賜物有差初王以青列多豪詐不早為備必有後悔乃遣列人能達文植明吉等往覘之能達還奏無他文植明吉私謂列人金勤諶寬駿曰能達雖奏無他勅殺熟恐有變及是堅金等言本列人與勤諶寬駿金言規等在京都

新羅景明王

者其心異同去此數人可無患矣王曰子心存止殺有罪者尚欲原之况彼數人皆有宜力扶義之功欲得一列而殺忠賢乎堅金等慚懼而退勤諶言規等奏曰月者能達奏曰無他臣等以為不然今觀堅金等所言不可保其無他請留之以觀其變王從之既而謂堅金等曰今汝所言雖不能從深嘉乃忠可早歸以安衆心堅金等言臣等冒陳利害反類誣譖不以為罪惠莫大焉歸骨之後誓以赤心輔國然一列之人人各有心如有始禍

恐難制也請遣官軍為之聲援王然之遣馬
軍將軍洪儒庾黔弼等率兵千五百鎮鎮列
備之是後道安郡奏青列密與百濟通好將
叛王遣馬軍將軍能植將兵鎮撫由是不克
叛○八月朔方鶻巖城帥尹瑄附高麗瑄沈
勇善韜鈴弓裔未避禍走入北邊有衆二千
餘人居鶻巖城台黑水蕃侵害邊郡至是聞
王遣使招諭遂來降北邊以寧○高麗詔曰
泰封主信誠縉棄松嶽還居斧壤營立官室
百姓困於土功三時失於農業加以飢饉存

新羅景明王

臻疾疫仍起室家棄背道殣相望一匹細布
直米五升至使齊民賣身鬻子為人奴婢朕
甚憫焉其令所在具錄以聞於是得一千餘
口以內庫布帛贖還之○高麗詔免民三年
租後仍大赦○高麗論功行賞以洪儒裴玄
慶申崇讓卜智讓為第一等堅權能寔權慎
廣湘金樂連珠麻煖為第二等各賜金銀器
錦繡綺被褥綾帛其第三等二千餘人亦賜
綾帛穀米有差○甄萱遣一吉察閔郃千高
麗賀即位王厚禮遣之○高麗熊運等十餘

列縣叛附百濟麗王命前侍中金行濤為東
南道招討使知牙列諸軍事備之○九月高
麗馬軍將軍卜智諷奏曰徇軍吏林春吉與
其鄉青列人裴忿規李川人康吉阿次貴昧
谷人景琮謀叛王使人誅之忿規逃免○高
麗以青列人玄律為徇軍郎中馬軍將軍裴
玄慶申崇讓等言往者林春吉為徇軍吏圖
不軌伏辜此乃典兵權而以青列為特也今
又以玄律為徇軍郎中臣等竊惑之王曰善
及改授兵部郎中○高麗以前侍中具鎮為

新羅景明王

羅列道大行臺侍中鎮辭以久勞泰封不肯
行王不悅謂劉權說曰昔子歷試險阻而未
嘗告勞者實畏威也今鎮固辭不行可乎權
說對曰賞以勸善罰以懲惡宜加極刑以戒
羣下王然之鎮惶恐謝罪遂行○尚州帥阿
字盖遣使附高麗王命備儀迎之習儀於毬
場文武俱就班廣評郎中柳問律與直省官
朱瑄劫爭列王聞之曰讓為禮宗敬乃德本
今接賓以禮將觀厥成而問律瑄劫爭列豈
敬慎者乎宜並徙邊以彰其罪○高麗王謂

羣臣曰平壤古都荒廢已久荆棘滋茂蕃人
遊獵於其間因而侵掠宜徙民實之以固藩
屏遂分黃鳳海白塩諸列人戶居之為大都
護遣掌弟式廢廣評侍郎列評守之仍置參
佐四五人○高麗以珍閣省卿柳陟良為廣
評侍郎革命之際事起倉卒羣僚散走陟良
獨謹守其職所典倉庫無所亡失故特授之
○冬十月高麗青州帥波珍粲陳瑄與其弟
宜長謀叛伏誅○十一月高麗設八關會有
司言前主每歲仲冬大設八關會以祈福乞

新羅景明王

遵其制麗王從之遂於闕庭置輪燈一座列
香燈於四旁又結兩綵棚各高五丈餘呈百
戲歌舞於前其四仙樂部龍鳳象馬車船皆
新羅故事百官袍笏行禮觀者傾都王御樓
觀之歲以為常

臣等按八關之戒本佛氏之教也曰不殺
生曰不偷盜曰不淫泆曰不妄語曰不飲
酒曰不坐高大床曰不著香華曰不自樂
觀聽關者閉也謂禁閉八罪不犯也是特
一種枯槁寂滅之戒固非關於君天下國

家者之事君天下國家者亦自有戒而與此不同蓋欽若昊天敬授人時堯之戒也兢兢業業一日萬幾舜之戒也曰民可近不可下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其酒嗜音峻宇雕牆禹之所以戒子孫也曰三風十愆湯之所以儆于有位也曰先知小人之艱難曰卑服即康功田功曰不敢盤于遊田文武之所以戒嗣王也若是者足以保天命民心而歷年愈長是固君天下國家者所當持守而勿墜也昔新羅真與王聽

新羅景明王

僧惠亮之說始行八關之會其無稽作備之罪大矣然不過一二設而止耳今高麗太祖自謂得國必資諸佛之衛護燃燈以事佛八關以事天靈五嶽山川龍神以之定朝儀為國家大事夫創業垂統之君貽厥孫謀以燕翼于是豈貽燕之謀乎終高麗之世以仲冬為八關之月誓無犯國忌君臣同樂豈特有戾於帝王之戒亦非佛氏持戒之本意也李知白乃以復行八關為却敵之策崔沆乃以請復八關為先務

文克讓乃以仲冬有忌為國之災亦獨何
哉能知此會之不經而毅然革罷之者一
成宗之外無聞焉可勝嘆哉
甄萱遣使如吳越進馬吳越王報聘加授萱
中大夫餘如故

三年後梁貞明五年甄萱二年春正月高麗移
都松嶽郡陞郡為開列創宮闕立市廛辨坊
里分五部置六衛改鐵圓為東列○三月高
麗創法主王輪等十寺于都內兩京塔廟肖
像之廢缺者並令修葺

新羅景明王

史臣曰太祖創業甫踰年而作十寺于都
城修塔廟于兩京嗚呼其昧於輕重緩急
之宜耶抑休於禍福因果之說耶于時二
大強國未平諸城未下者亦多矣而攻戰
未已也瘡痍未復也何汲汲於無益之作
至此也繼有開泰之設窮極奢侈至有手
述疏語大會僧徒以落之甚矣佛氏之溺
人心也滔滔流俗趨奉施捨猶恐不及以
太祖之光明正大猶不能不混於衆流之
中况其下者乎其况臣民則効於君者乎

東鑑十二

情裁其新羅作寺速亡之戒豈亦晚年悔悟之作歟貽謀之弊流至後昆崇信之至一日施米至於七萬歲飯僧徒至于三萬寺院肖像無非金銀之飾千函萬軸無不金銀其字宮殿為梵唄之堂緇髡居師傅之位然亦無救於亂亡佛氏之禍于國害于人慘矣可不戒哉

高麗王追王三代以曾祖考為元德大王廟號國祖妃為貞和王后祖考為景康大王廟號懿祖妃為元昌王后考為威武大王廟號

新羅景明王

世祖妃為威肅王后

臣等按金寬毅閱漬論高麗世係頗涉荒怪今太祖追謚三代以上後之人不可以偏見輕議於其間也大抵麗初實錄皆顯宗朝黃周亮所撰當時去太祖未遠如有三代以上祖宗可記之事豈無一語及之而寬毅漬生於數百載之後能知周亮所不知者哉于冊是固可疑如寬毅之說則所謂唐貴姓者於太祖曾祖父而元德大王特曾祖母之父也麗祖創業之主動遵

古昔其肯舍曾祖不祖而反祖曾祖母之
父乎且父為考而女為妣天下寧有是理
乎知其說之誣也李齊賢於世系據宗族
記聖源錄略加辨解今臣等亦從周亮實
錄追贈三代為正而寬毅漬傳會之說不
可不辨故并論之

冬十月高麗城平壤

庚辰

四年後梁貞明六年甄萱二年春正月王遣使
聘于高麗十九年高麗太祖三年將軍閔雄降高麗遣
其子一康為質高麗拜阿粲以卿行訓之殊

新羅景明王

辛巳

妻之○三月高麗以北界鶻巖鎮數為北狄
所侵命庾黔弼率關定軍三千築大城守之
由是北方晏然○秋九月甄萱遣阿粲功達
於高麗獻孔雀扇智異山竹箭○冬十月甄
萱率步騎一萬攻陷大良仇史二城至于進
禮郡王遣阿粲金律求援於高麗高麗遣兵
救之萱引退始與高麗有隙

五年後梁龍德元年甄萱三年春正月王遣金

律聘高麗麗王問曰聞新羅有三大寶文六
金像九層塔并聖帝帶也三寶未亡國亦未

亡塔像猶存不知聖帶今猶存耶律對曰臣
未嘗聞聖帶也麗王笑曰卿為貴臣何不知
國之大寶律慚還告王王問羣臣無能知者
時有皇龍寺僧年過九十者曰聖帶是真乎
大王所服歷代傳之藏在南庫王遂開庫風
雨暴作白晝晦冥不得見乃擇日齋祭然後
見之其帶粧以金玉其圍甚長非常人所可
束也國人以真乎王是聖骨之王稱曰聖帝
帶

金富軾曰古者坐明堂執傳國璽列九鼎

新羅景明王

真若帝王之盛事者也而韓公論之曰歸
天人之心興太平之基決非三器之所能
也豎三器而為重者其誇者之詞耶况此
新羅所謂三寶亦出於人為之侈而已為
國家何須此耶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
人民政事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
為寶若此者行之於內足以善一國推之
於外足以澤四海又何外物之足云哉太
祖聞羅人之說而問之耳非以為可尚者
也

臣等按書曰所寶惟賢又曰不寶遠物詩曰稼穡惟寶記曰仁親為寶然則古之帝王所寶者可知矣齊楚小國也齊不寶徑寸之珠而所寶者檀子盼子黔夫種首四賢而已楚不寶白珩而所寶者觀射父左史倚相二賢而已美珠白珩猶不為寶況不及二寶萬萬者乎新羅之君例皆惑佛殫竭民力立九層塔設文六身皇夫震怒震之災之不再三以示譴告終新羅之世災變相仍真平享國日久佞佛愈勤又

新羅景明王

作為天賜玉帶之說矯誣上帝眩惑愚民天怒益深繼嗣中絕天可欺乎天可侮乎然則如三物者適足為亡國之資耳奈何麗祖反以此為寶而問之乎于時甄賊尚虧賤於財揚之側正當經營南北志圖統一之秋曾無一語及君國字民親賢之事而反汲汲於所不必宝者何哉麗祖之所寶者如是故立九層之塔設八關之會伴擬新羅子孫効尤塔廟佛宇之建史不絕書求佛求神又有甚於新羅未必非太祖

啓之也嗚呼甚矣使事之難也誦詩專對
不辱君命如孔子所謂使乎使乎者豈易
得哉今律之來聘麗祖已失其問矣若使
律稍有識見有專對之才當如楚王孫圉
對趙鞅之問明其主不寶王而寶其賢則
麗祖必悔悟愧謝之不暇矣律曾不吐一
奇論俛首刮席愧報而退真所謂碌碌庸
人焉可與論使事也哉

達姑狄百七十一人來侵道由登州高麗將
軍堅權邀擊大敗之匹馬無還者王喜遣使

新羅景明王

謝之○冬十月高麗王創大興寺于五冠山
迎入僧利言師事之○高麗王幸西京○十
二月高麗王冊子武為正胤正胤即太子也
太祖知武有繼統之德恐其母吳氏側微不
得立乃以故笥盛柘黃袍賜吳吳以示大匡
朴述熙述熙知其意請立為正胤

壬午

六年

後梁龍德二年 高麗太祖五年

春二月契丹獻

橐駝于高麗○夏六月下枝縣將軍元奉授

高麗○秋七月溟州將軍順式降附高麗初

麗王以順式不服患之侍郎權說曰父而詔

未癸

子兄而訓弟天理也順式父許越今為僧在
內院宜遣往諭之麗王從之順式遂遣長子
守元歸欵賜姓王給田宅○冬十一月真寶
城主洪術遣使請降高麗遣元尹王儒卿舍
弼等慰諭之○高麗王聿西京新置官僚又
築西京在城凡六年而成
七年後梁龍德三年後唐莊宗同光元年春三
年甄萱三十二年高麗太祖六年春三
月高麗以下枝縣將軍元奉為元尹陞其縣
為順州○夏四月高麗大臣庾黔弼招諭北
蕃歸附者千五百人北蕃之歸被虜者又三

新羅景明王

申甲

千餘人○六月吳越國文士朴巖投高麗○
秋七月高麗遣倉部侍郎金樂録事參軍金
幼卿朝後唐○八月碧珎郡將軍良文遣其
甥圭奐降高麗拜圭奐為元尹○冬十一月
真寶城主洪術遣子王立于高麗獻鎧三十
高麗拜王立為元尹
八年後唐同光二年甄萱三
十三年高麗太祖七年春正月遣使朝
後唐○夏六月遣朝散大夫倉部侍郎金岳
朝後唐○甄萱遣子須彌康良劔等發大耶
聞詔二城卒攻高麗曹物郡高麗王命將軍

東鑑上二

廿九

哀宣王忠救之哀宣戰死郡人固守須彌康
等失利而歸○王薨母弟魏膺立上謚曰景
明告喪于高麗高麗王舉哀遣使吊祭○秋
九月遣使聘高麗

景哀王

諱魏膺景明王母弟在位三年

乙酉

二年後唐同光三年甄萱三年春三月高麗官
城東蚯蚓出長七十尺時謂渤海國來投之
應○高麗王聿西京○甲寅買曹城將軍能
玄遣使高麗乞降○冬十月高鬱府將軍能

新羅景哀王

文率士卒投高麗高麗以其城近王都勞慰
還之惟留其麾下侍郎孟近大監明才相述
弓式等○高麗遣征西大將軍庾黔弼攻後
百濟燕山鎮殺將軍吉奧又攻任存郡殺獲
三千餘人○高麗王聿曹物郡遇甄萱與戰
萱兵銳甚未決勝負麗王欲相持以老其師
庾黔弼引兵來會兵勢大振萱懼乞和以外
甥真虎為質麗王亦以堂弟王信交質以萱
十年之長稱為尚父欲名萱至營論事黔弼
諫曰人心難知豈可輕與敵相狎乎乃止王

戊丙

聞之遣使曰甄萱反復多詐不可和親麗王然之○十二月甄萱取居昌等二十餘城遣使如後唐稱藩唐策授檢校太尉兼侍中判百濟軍事依前持節都督全武公等州軍事行全州刺史海東四面都統指揮兵馬制置等事百濟王食邑二千五百戶

三年

後唐周光四年明宗天成年春契丹甄萱三十五年高麗太祖九年

滅渤海契丹主自去冬侵渤海攻西鄙諸部遂進圍扶餘城至是拔之遂進兵圍忽汗城渤海王大譴譔戰敗乞降契丹主命以兵

新羅景哀王

衛譴譔及族屬出城改渤海為東丹國忽汗為天福城冊太子倍為人皇王以主之置譴誤於臨潢之西賜名曰烏魯古於是渤海世子太光顯及將軍申德禮部卿大和鈞均老司政大元鈞工部卿大福暮左右衛將軍大審理小將冒豆干檢校開國男朴漁工部卿吳興茅率其餘衆前後來奔高麗者數萬戶麗王待之甚厚賜光顯姓名王繼附之宗籍使奉其祀僚佐皆賜爵○夏四月甄萱質子真虎病死於高麗麗王遣侍郎弋萱送其喪

亥丁

萱謂高麗殺之殺王信進軍熊津麗王命諸
城堅壁不出王遣使高麗曰甄萱違盟舉兵
天必不祐若大王奮一鼓之威萱必自敗矣
麗王謂使者曰吾非畏萱侯惡盈而自僵耳
先是萱獻絕影島驄馬一匹後聞識云絕影
名馬至百濟亡乃悔之使人請還其馬麗王
笑而許之○冬十二月高麗王幸西京巡歷
列鎮而還○高麗遣張彬如唐
四年後唐天成一二年甄萱三十年春正月高麗王
親伐後百濟龍列降之時甄萱違盟屢侵邊

新羅景哀王

麗王舍怒久之萱頗有強吞之志故麗王伐
之王出兵助之○甄萱送王信之喪于高麗
○二月遣兵部侍郎張芬等朝後唐唐授芬
檢校工部尚書副使兵部郎中朴術洪兼御
史中丞判官倉部員外郎李忠式兼侍御史
○三月後唐以權知康州事王逢規為德化
大將軍○高麗王敗運列城主兢俊於城下
遂攻迎品城下之○夏四月知康州事王逢
規遣林遠朝後唐帝名對中興殿賜物○高
麗遣海軍將軍英昌能式等率舟師往擊康

列下突山等四卿○高麗王攻熊列不克○
秋七月高麗遣元甫在忠金樂等攻破後百
濟大良城虜將軍鄒許祖等三十餘人破其
城而還○八月高麗王徇康列高思葛伊城
城主興達遣其子歸款於是後百濟諸城軍
吏皆降高麗麗王嘉之賜田宅祿邑○溟列
將軍順式遣子長命于高麗以率六百入宿
衛○冬十月甄萱入寇陷王都弑王立金傅
先是萱攻高麗近品城燒之進襲我高麗府
逼至郊畿王遣連式告急于高麗麗王謂侍

新羅景哀王

中公萱等曰新羅與我同好已久今有急不
可不救遣公萱等以兵一萬赴之未至萱猝
入王都時王與夫人嬪御宗戚出遊鮑石亭
置酒娛樂忽聞兵至倉卒不知所為王與夫
人走匿城南離宮侍從臣僚宮女伶官皆被
陷沒萱縱兵大掠入處王宮令左右索置王
之軍中逼令自盡強辱王妃縱其下亂其嬪
妾乃立王族弟金傅為王虜王弟孝廉宰臣
英景盡取子女百工兵仗珍寶以歸麗王聞
之遣使吊祭親率精騎五千邀萱於公山桐

數大戰不利萱兵圍麗王甚急大將申崇讓
金樂力戰死之諸軍敗比麗王僅以身免萱
乘勝取大木郡時新羅哀弱難以復振乃請
高麗為援萱恐高麗先入故勦兵猝入王都
以肆兇逆傳即位與羣臣慟哭上謚曰景哀
○高麗王哀申崇讓金樂之死以樂弟鏗崇
讓弟能吉子甫並為元尹創智妙寺以資冥
福崇讓光海列人勇猛長大常從征伐有功
後謚壯節配享高麗大祖廟庭○甄萱遣將
侵高麗碧珍郡焚大小木二郡禾稼○十一

新羅景哀王

月追尊考為神興大王母為王大后○甄萱
燒高麗碧珍郡稱殺正朝索湘戰死之○十
二月甄萱貽書于高麗求和曰昨者新羅國
相金雄廣等將名足下入京有同鬻應齋聲
是欲鷓披隼翼必使生靈塗炭祖稷丘墟是
用先著祖鞭獨揮韓鉞誓百僚如皎日諭六
部以義風不意姦臣遁逃邦君薨變遂奉景
明王之表弟憲康王之外孫勸即尊位再造
危邦喪君有君於是乎在足下勿詳忠告徒
聽流言百計窺覷多方侵擾尚不能見僕馬

首拔僕牛毛冬初都頭索湘東手於星山陣
下月內左相金樂曝骸於羨利寺前殺獲居
多追擒不少強羸若此勝負可知所期者掛
弓於平壤之樓飲馬於浪江之水然以前月
七日吳越國使班尚書至傳王詔旨知御與
高麗久通歡好共契隣盟比因質子之兩亡
遂失和親之舊好互侵疆境不戢干戈今專
發使臣赴卿本道又移支高麗宜相親比永
孚于休僕義篤尊王情深事大及聞詔諭即
欲祇承但慮足下欲罷不能困而猶鬪今錄

勸羅昇哀王

詔書寄呈請留心詩悉且魏疆迭憊終必貽
譏蚌鶴相持亦為所笑宜迷復之為戒無後
悔之自貽崔承祐之辭也○是歲遣林彥如
唐

敬順王

文聖王之裔孫伊食孝宗之子世為
甄萱所立位在八年降于高麗李謚
敬順

子茂
二十爭後唐天成一三爭甄萱三十春正月高麗
王咨甄萱書曰伏奉吳越國通和使班尚書

所傳詔書一道兼蒙足下辱示長書叙事者
伏以華輅層使爰致制書尺素好音兼承教
誨捧芝檢而雖增感激闕華戔而難遣嫌疑
今托回軒輒敷危社僕仰承天假俯迫人推
過叨將帥之權獲赴經綸之會頃以三韓厄
會九土凶荒黔黎多屬於黃巾田野無非於
赤土庶幾弭風塵之警有以救邦國之災爰
自善隣於焉結好果見數千里農桑樂業七
八羊士率閑眠及至酉年維時陽月忽焉生
事至於交兵足下始輕敵以直前若螳螂之

新羅敬順王

拒轍絃知難而勇退如蚊子之負山拱手陳
辭指天作誓今日之後永世歡和苟或渝盟
神其殛矣僕亦尚止戈之武期不殺之仁遂
解重圍以休疲李不辭曾子但欲安民此則
我有大德於南人也豈謂軟血未乾兇威復
作蜂蠆之毒侵害於生靈狼虎之狂為梗於
畿甸金城窘迫黃屋震驚仗義尊周誰似桓
文之霸乘間謀漢唯看莽卓之姦致使王之
至尊枉稱子於足下尊卑失序上下同憂以
謂非有元輔之忠純豈得再安於社稷以僕

心無匿惡志切尊王將接置於朝廷使扶危
於邦國足下見毫釐之小利忘天地之厚恩
斬戮君王焚燒宮闕菹醢卿士虐劉士民雉
姜則取以同車珍寶則奪之捆載元惡淨於
桀紂不仁甚於後梟僕怨極崩天誠深却日
誓效鷹鷂之逐以申犬馬之勤再舉干戈兩
更槐柳陸戰則雷馳電擊水攻則虎拍龍騰
勳必成功舉無屈幾逐乎郗於海岸積甲如
山擒鄒祖於邊城伏屍蔽野燕山郡畔斬吉
與於軍前馬利城邊戮隨晤於蠶下拔任存

新羅敬順王

之日邢積等數百人捐軀破青列之時直心
等四五輩授首桐藪望旗而潰散京山含璧
以投降康列則自南而來歸羅府則自西而
移屬侵攻若此收復寧遙必期泚水管中雪
張耳千般之恨烏江亭上成漢王下捷之功
竟息風波永清寰海天之所助命將何歸况
承吳越王殿下德洽包荒仁深字小特出綸
於丹禁諭戰難於青立既奉訓謨敢不集奉
若足下祗承睿旨悉戢凶機不惟副上國之
仁息抑亦紹東海之絕緒若不過而能改其

東鑑十二

三二

如悔不可追○滇列將軍順式率眾朝高麗
賜姓王拜大臣其子長命賜名廣拜元甫小
將官景亦賜姓王拜大丞○夏五月康列元
甫珍景等運糧於古子郡甄萱潛師襲康列
珍景等還戰敗死者三百餘人將軍有文降
于萱○秋七月高麗王自將擊三牟城不克
遂幸青列後百濟遣將來侵青列時庾黔狗
受命城湯井郡夢一大人言明日西原有變
宜速往黔彌驚覺往趣青列與戰敗之追至
秃岐鎮殺獲三百餘人○八月甄萱使將軍

新羅敬順王

官昕城陽山高麗王遣命肯城元甫王忠帥
兵擊走之官昕退保大良城縱軍焚取大木
郡木稼遂分屯烏於谷竹嶺路塞乃令王忠
等往諜于曹物城○渤海人隱繼宗等拔高
麗王引見於天德殿繼宗等三拜人謂失
禮大相舍弘曰失土人三拜古之禮也○冬
十一月甄萱選勁卒攻拔高麗烏於谷城殺
戍卒一千人將軍楊志明式等六人降麗王
以其妻子徇諸軍棄市○高麗王巡北界移
築鎮國城改名通德鎮以元尹忠仁為鎮頭

三年後唐天成四年甄萱三十春三月高麗遣大相廢相城安定鎮以元平彦守考鎮之
 ○夏四月高麗王聿西京巡列鎮而還○六月高麗以元甫長弼為大相○秋七月高麗王聿基列巡列鎮而還○甄萱以甲卒五千侵高麗義城府城主將軍洪術戰死王哭之慟曰吾失左右手矣萱又侵順州將軍元奉遁○高麗遣大相式廢城安水鎮以元平前平為鎮頭○甄萱將攻高思蕃伊城城主與達欲出戰病死萱圍加息縣不克○冬十二

新羅敬順王

月甄萱圍高麗古昌郡麗王往救之次禮安鎮與諸將議曰戰而不利將如之何大相公萱洪儒曰如我不利宜從間道不可從竹嶺而去庾黔弼曰臣聞兵凶戰危有死之心無生之計然後可以決勝今臨敵不戰先慮折北何也若不急救以古昌三千餘衆拱手與敵豈不痛哉臣願進軍急擊麗王從之黔弼乃自猪首峯奮戰大克麗王入其郡謂黔弼曰今日之事卿之力也

四年後唐長興元年甄萱三十春正月載巖

東鑑

三十九

城將軍善弼降高麗初麗王欲通好於我以
賊起路梗患之善弼以計通之至是降麗王
厚禮待之以其年老稱為尚父○高麗王自
將軍於古昌郡瓶山甄萱軍於石山相去五
百步許遂與戰萱敗走獲侍郎金渥死者八
千餘人古昌郡奏萱遣將攻陷順州掠人戶
而去麗王即往順州修其城罪將軍元奉復
降為下枝縣以古昌城主金宜乎為大庄權
行張吉為大相陞其郡為安東府於是永安
河曲直明松生等三十餘郡縣相次降高麗

新羅敬順王

○二月高麗王遣使來告捷王遣使報聘致
書請相見時國以東州郡部落皆降于高麗
自溟州至興禮府揔百十餘城○高麗王幸
昵於鎮城之改名神光鎮徙民實之南彌秩
夫比彌秩夫二城皆降于高麗○秋八月高
麗王幸大木郡合東西兜率為天安府置都
督以大丞弟弓為使元甫嚴式為副使○高
麗遣大相廉相城馬山號安水鎮以正朝昕
幸為鎮頭○芋陵島遣使貢方物于高麗麗
王拜其使白吉為正位土頭為正朝○冬十

東鑑

二月高麗王聿西京創置學校先是西京未
有學麗王命秀才廷鶚留為書學博士別創
學院聚六部生徒以教授之頗有興學之効
賜繪帛勸之兼置醫卜二業又賜穀百碩
辛卯五年後唐長興二年甄萱四年春二月王及高麗王會于國都先是王遣太守謙用于高麗請相見麗王許之率五十餘騎至畿內先遣將軍善弼起居王命百官迓于郊遣堂弟裕廣等迎于城門外王出應門迎拜麗王答拜王由左麗王由右揖讓外殿麗王命從臣拜

新羅敬順王

王情禮備至遂宴臨海殿酒酣王曰小國不
天為甄萱杯喪何痛如之泣然泣下左右莫
不嗚咽麗王亦流涕慰藉之遺王及太后相
國裕廣等物有差因留數旬而還王送至穴
城以裕廣為質以從麗王之初至肅隊而行
秋毫不犯都人士女相慶曰昔甄氏之來也
如逢豺虎今王公之來也如見父母○三月
高麗流大臣庾黔弼于鵠島被讒也

臣等按中庸九經尊賢居一而尊賢之事
有四去諛為先蓋信讒邪則任賢不專佞

人用事而諍臣杜口方麗主創業之初黔
彌左右宜力屢樹大勲相得之權有同魚
水而猜譖遽行何哉漢光武時人有上章
告馮異權重者帝以章示異仍報曰將軍
之於國家義為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
由是讒說不行乃何太祖遽信讒人萋斐
之說放逐勲賢竄之鮫鱷之御幾不得生
乎後雖悔悟復還何益哉其與光武之待
馮異一何遠也

秋八月高麗王遣甫尹善規送鞍馬綾羅絲

新羅敬順王

錦于王并遺百官絲帛軍民茶幘頭○冬十
一月高麗王幸西京巡列鎮而還○高麗置
安北府及剛德鎮以元平喚為鎮頭麗王
謂有司曰北蕃人面獸心飢來飽去見利忘
耻今雖服事向背無常宜於所過列鎮築館
城外待之

辰壬

六年後唐長興三年甄萱四十年夏四月西京

民家雌鷄化為雄○五月高麗西京大風屋

瓦皆飛麗王聞之謂羣臣曰頃者完葺西京

徙民實之異憑地力平定三韓將都於此夫

東鑑

三十二

何灾變若此乎昔晉有邪臣潛畜異謀其家
雌鷄化為雄不悛其惡竟致誅滅吳王劉渙
之時大風毀門拔木溥不知戒亦以覆亡且
祥瑞志云行役不平貢賦煩重下民怨上有
此之應以古驗今豈無所名今四方勞役不
息供費既多而貢賦未省竊恐緣此以致天
譴夙夜憂懼不敢違寧今當軍國貢賦難以
蠲免尚慮羣臣不行公道而使民怨咨或懷
非分之心致變至此各宜悛心毋及於禍○
六月後百濟將軍龔直降高麗○秋七月高

新羅敬順王

麗王南征一牟山城遣正胤巡北邊○九月
甄萱遣一吉祭相貴以舟師侵高麗禮成江
焚塩白貞三列船一自艘取猪山島牧馬三
百匹而歸○冬十月後百濟海軍將尚哀等
攻掠高麗大牛島麗王遣大臣萬歲等往救
之不利麗王憂之度黔弼自鷗島上書曰臣
雖負罪在貶聞甄萱侵我海卿臣已選丁壯
修戰艦欲禦之願上勿憂麗王見書泣曰信
讒逐賢是子不明也遣使白還慰之曰卿實
無辜不曾怨憤唯思輔國子甚愧悔庶將賞

延于世載卿忠節○十一月高麗前內奉卿
崔凝率凝黃州士山人通五經善屬文為弓
裔翰林甚見重及麗王即位知元鳳省事俄
拜廣評郎中凝曉達吏事時譽洽然麗王嘗
謂曰卿學富才高兼識治體憂國奉公匪躬
譽今古之名臣無以過也遷內奉卿未幾轉
廣評侍郎凝辭曰同僚尹逢長於臣十年請
先授之麗王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肯聞
其語今見其人遂以逢為廣評侍郎凝恒齋
素嘗寢疾遣東宮問疾勸令食肉凝固辭不

新羅敬順王

食麗王聿其第謂曰卿不食肉有二失不保
其身不得終養其母不孝也不能永命使子
早喪良弼不忠也凝乃勉從方始食肉果平
復至是病率年三十五麗王慟悼贈元甫賻
甚厚累贈太匡太子太保謚熙愷後配享太
祖廟庭麗王嘗謂凝曰昔新羅造九層塔遂
成一統之業今欲闕京建七層塔西京建九
層塔莫備玄功除羣醜合三韓為一家卿為
我作發願疏凝遂製進

臣等按自古帝王之有天下國家也莫不

應乎天而順乎人三代漢唐皆然新羅氏
之一麗濟亦豈外此而今麗祖以新羅一
統為造塔加被之力欲慕効為之一何見
之陋也使疑歷陳帝王拔亂世成大業皆
由於天與人歸不可枉求於寂滅之教力
諫止之可矣顧及為文以讚揚之使疑不
知而不言則不可謂儒者雖知而不言阿
諛順從則真碌碌小人儒也何足取哉

高麗遣太相王仲儒如唐獻方物

癸巳

七年後唐長興四年至甄萱四十年

春三月唐遣

新羅敬順王

大僕卿王瓊大府少卿楊昭業冊高麗王為
特進檢校太保使持節玄菟列都督上柱國
充大義軍使仍封高麗國王賜曆日銀器匹
段詔封妃柳氏為河東郡夫人又詔三軍將
吏諭以冊王之意遂頒曆始行唐羊蹄○夏
五月高麗征南大將軍庾黔弼守義城府麗
王遣使謂曰予愿新羅為百濟所侵嘗遣將
鎮之今聞百濟劫掠樺山城阿弗鎮等處如
或侵及新羅國都卿宜往救黔弼遂選壯士
八十人赴之至槎灘謂士卒曰若於此遇賊

東鑑十二

三十五

必不得生還汝等其各善自為計既涉灘而
遇後百濟統軍神劔等後百濟軍見黔弼部
伍精銳不戰自潰黔弼至新羅老幼出城迎
拜泣曰不圖今日得見大匡微大匡吾其為
魚肉乎黔弼留七日而還遇神劔於子道與
戰大克擒其將七人殺獲甚多捷至麗王驚
喜曰非黔弼孰能如是及還麗王下殿執其
手曰如卿之功古亦罕有黔弼謝曰臣職當
為麗王益善之

八年

後唐潞王清泰元年甄萱四年春正月高
麗太祖十七年

新羅故順王

麗王幸西京巡北鎮而還○夏五月高麗王
幸禮山鎮下令曰秦封主毒流下民傾覆社
稷予承危緒造此新邦勞役瘡痍之民豈予
意哉但干戈未定巡省州鎮修完城柵由是
男盡從戎婦猶在役不忍勞苦或逃匿山林
或謗訐官府者不知幾許摧勢之家又從而
陵暴予以一身豈能家至而目覩小民所以
無所控告而呼籲者也宜爾公卿將相食祿
之人諒予愛民之意矜爾祿邑編戶之氓其
衙內無知之輩使子祿邑務聚斂剝爾亦

豈能知之雖或知之亦不禁制民有論訐者
官吏更相掩護怨讟之與職競由此予嘗一
一誨之欲使知之者增勉不知者能誠吏不
遵此令故為淹滯又有怙威恃力者以名聞
○高麗王自將征運州甄萱簡甲士五千至
日兩軍相鬪勢不俱全恐無知之率多被殺
傷宜結和親各保封境麗王會諸將議之右
將軍庾黔彌曰今日之勢不容不戰願王觀
臣等破敵勿憂也及彼未陣以勁騎數千突
擊之斬獲三千餘級擒術士宗訓醫師訓讓

新羅敬順王

勇將尚達崔弼熊津以北三十餘城聞風自
降○高麗遣大相廉相城通海鎮以元甫才
登為鎮頭

未

九年後唐清泰二年甄萱四十年春三月甄萱

子神劍幽其父於金山佛宇殺其弟金剛自

立初萱多妾媵有子十餘人第四子金剛身

長多智萱特愛之欲傳其位其兄神劍良劍

龍劍等知之憂悶時良劍為康州都督龍劍

為武列都督出鎮于外神劍獨在側伊粲能

與使人往康武二州與良劍龍劍陰謀與波

東鑑

珍粲新德英順等勸神劍作亂至是萱寢未
起聞宮庭喧呼問此何聲左右曰王老諸將
以長子神劍搆位陳賀俄移萱於金山佛宇
以巴達等壯士三十人守之神劍自稱王赦
境內其教曰如意特蒙寵愛惠帝得以為君
建成濫處元良太宗作而即位天命不易神
器有歸恭惟大王神武超倫英謀冠古生丁
衰季自任經綸徇地三韓復邦百濟廓清塗
炭而黎元安集鼓舞風雷而邇遐駭奔功業
幾於重興智慮忽其一失幼子鐘愛奸臣弄

新羅敬順王

權導大君於晉惠之昏陷慈父於獻公之惑
擬以大寶授之頑童所聿者上帝降哀君子
改過命我元子尹茲一邦顧非震長之才豈
有臨君之智競々慄々若蹈冰淵宜推不次
之恩以示惟新之政○夏四月高麗王謂諸
將曰羅列四十餘郡為我藩籬久服風化近
為百濟劫掠六季之間海路不通誰能為我
撫之公卿薦度黔彌麗王曰予亦思之然近
者新羅路梗黔彌往通之想念其勞難以再命
黔彌奏曰臣雖齒衰然國家大事敢不竭力

麗王喜以黔獬為都統大將軍送至禮成江
賜御船遣之黔獬往羅州經略而還又率禮
成江迎勞之○六月甄萱奔高麗萱在金山
三月飲醉守卒三十人與季男能又女哀福
嬖妾姑比等奔羅州遣人請見於高麗王王
遣將軍庾黔獬大匡萬歲元甫香又吳淡能
宣忠質等領軍船四十餘艘由海路迎之及
至待以厚禮復稱萱為尚父授館南宮位百
僚上賜揚州為食邑兼賜金帛奴婢各四十
口廐馬十匹以先降人信康為衙官○秋九

新羅敬順王

月高麗王幸西京巡黃海州而還○冬十月
王降于高麗新羅亡主以四方土地盡為他
有國弱勢孤不能自安乃與羣下謀降高麗
羣臣議不一王子曰國之存亡必有天命當
興忠臣義士收合民心以死自守力盡而後
已豈宜以一千牟社稷一旦輕以與人王曰
孤危若此勢不能全既不能強又不能弱至
使無辜之民肝腦塗地吾所不忍也乃使待
郎金封休賚書請降於高麗王子哭泣辭王
徑入皆骨山倚岩為屋麻衣草食以終其身

臣等按漢主劉禪將降于魏北地王謀諫曰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奈何降乎禪不聽謀哭於昭烈之廟遂自殺謀之言深得國君死社稷之義今新羅王子之心亦謀之心敬順之不聽亦如劉禪情乎劉禪敬順雖有子之賢如此而亦不聽用其言一朝舉宗社輕以與人甘為俘虜而不辭何前後之一律也

麗王受王書遣攝侍中王鐵侍郎韓憲邕等往報十一月王率百僚發王都士庶皆從之

新羅敬順王

番車寶馬連亘三十餘里道路填咽觀者如堵沿路州縣供億甚盛麗王遣人問慰王與王鐵等入開京麗王備儀仗出郊迓勞命東宮與諸宰從衛而入館于柳花宮以長女樂浪公主妻之王上書曰本國久經亂離曆數已窮無復望保基業願以臣禮見麗王不允十二月高麗羣臣奏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一國二君民何以堪願聽其請高麗王御天德殿會百僚曰朕與新羅歃血同盟庶幾兩國永好各保宗社今羅王固請稱臣卿等亦

以為可朕心雖愧衆意難違乃受庭見之禮
羣臣稱賀聲動宮掖於是拜金傳為觀光順
化衛國功臣上柱國樂浪王政丞食邑八千
戶位在太子之上歲給祿一千碩除新羅國
為慶州賜傳為食邑其從者皆錄用賜田祿
優於舊制又創神鸞宮賜傳仍便為慶州事
審知副戶長以下官職等事於是諸功臣亦
効之各為其列事審事審官始此麗王納傳
伯父匝千億廢之女生子郁是為顯宗之考
安宗

新羅敬順王

右新羅始祖赫居世以漢宣帝五鳳元
年甲子都辰韓國號徐伐羅朴肯金三
姓相傳智證王癸未定國號新羅太宗
王庚申并百濟文武王戊辰并高句麗
敬順王乙未後唐潞王清泰二年降于
高麗朴氏十王肯氏八王金氏三十七
王合五十五王共九百九十二年
金富軾曰新羅朴氏肯氏皆自卵生金氏
從天入金積而降或云乘金車此尤詭恠
不可信然國俗相傳為之實事政和中我

朝遣尚書李資諒入宋朝貢臣富軾以文
翰之任輔行誦佑神館見二堂設女仙像
館伴學士王黼曰此貴國之神公等知之
乎遂言曰古有帝室之女不夫而孕為人
所疑乃泛海抵辰韓生子為海東始主帝
女為地仙長在仙桃山此其像也臣又見
太宗國信使王襄祭東神聖母文有娠賢
肇邦之勾乃知東神則仙桃山神聖者也
然而不知其子主於何時今但原厥初在
上者其為已也儉其為人也寬其設官也

新羅敬順王

略其行事也簡以至誠事中國梯航朝聘
之使相續不絕常遣子弟造朝而宿衛入
學而講習于以襲聖賢之風化革鴻荒之
俗為禮義之邦又憑王師之威靈平百濟
高句麗取其地郡縣之可謂盛矣而奉浮
屠之法不知其弊至使閭里比其塔廟齋
民逃於緇褐兵農浸小而國家日衰則幾
何其不亂且亡也哉於是時也加之女據
尊位恣行淫穢嬖倖用事羣盜並起及至
景哀荒淫無度與官人左右出遊鮑石亭

置酒酣酌甄萱之兵猝至而不覺也與夫
門外韓擒虎樓頭張麗華無以異矣若敬
順之歸命太祖雖非獲已亦可嘉矣向若
不知天命力戰守死以抗王師至於力屈
勢窮則必覆其宗族害及于無辜之民乃
能封府庫籍郡縣以歸之其有功於朝廷
有德於生民甚大肯錢氏以吳越入宋蘇
子瞻謂之忠臣今新羅功德過於彼遠矣
我太祖妃嬪衆多其子孫亦繁衍而顯宗
自新羅外孫即寶位此後繼統者皆其子

新羅敬順王

孫豈非陰德之報者歟

李齊賢曰金富軾論我太祖妃嬪衆多子
孫繁衍而顯宗自新羅外孫即位此後繼
統者皆其子孫豈非陰德之報者歟金寬
敦任景肅閔漬三家之書皆以為大良院
夫人李氏太尉正言之女也生安王未知
何據也

臣等按金富軾以金傳比之錢氏而謂功
德遠過有何所見而然歟吳越之於宋奉
藩述職君臣之分定矣新羅之於高麗與

此不同蓋泰封者新羅之叛賊麗祖泰封之臣也雖泰封既斃麗運日昌然新羅之於高麗未嘗屈膝稱藩一朝棄宗社獻土於北面而朝可乎錢氏則自鏐因黃巢之亂始據吳越子孫相承歷五季至宋太宗獻十三州仍留宿衛以累代藩臣一朝效順納土非以諸侯屈已辰身之比也金傳雖賊豈所立表微不振新羅三姓相傳幾一千年其深仁厚澤足以固結人心若臣若民豈無自靖自獻如三仁者思先王之

新羅敬順王

澤而不忘如殷民者乎况王子論天命人心反覆切諫奈何敬順拒孝子之諫乃以一千年祖宗之重器數千里之提封稽顙拱手與之他人乎敬順之於高麗弱不可強危不自存自強為善以待天時可也如不獲已合餘燼背城借一死於社稷可也顧不省悟身為降虜北面稱臣匍匐進退於麗之闕庭其異於晉愍吳皓者幾希矣後雖富貴薰炙外孫繁衍安能雪亡國失身之大耻乎如敬順者大節已亡餘不足

取富軼比而等之錢氏復何所見而然耶
臣等按始祖之生異於常人，是蓋天命匪
人為也。當此時，葛爾三韓各保一隅，徒事
于戈，互相侵伐，無君臣名位之分。始祖年
方幼冲，為國人推戴，其寬厚足以有容，其
雄偉足以濟民。建邦設都，築城郭，營宮室，
勸督農桑，不伐隣喪，使民敬讓。至於夜戶
不扃，倭人感德而不犯。下韓舉國而來降，
樂浪服其有道，沃沮稱為聖人。享國六十
年之間，家給人足，民不見兵，以基一千

之業。其殆天授乎？**南鮮**遺命朴肯二姓以
年長而立，新羅氏三姓相傳，實兆於此。**儒**
理從父亂命，率傳之昔氏，非貽謀燕翼之
道也。**脫解**以南鮮之塔不當立而立，又惑
鷄林金橫之說，養闕智為子，使新羅重喪
率歸之。金氏情也，然其終也不傳於子而
傳於儒理之子。視後世貪天之位，欲傳已
子而推刃同氣者，何其賢也。**波****節**儉受
民勸農桑，問高年，廉察列郡，屏黜尸素，謹
天災恤民隱，年穀屢豐，可謂守成之良主。

也祇摩逸聖守而不失阿達羅粗保厥位
及覺無子國人又立昔氏之後伐休能占
天時又知人邪正奈解睦隣恤民助貢臨
事明斷沽解不能強國恟於海寇使大臣
見殺辱國甚矣味鄒金闕智之裔繼朴肯
之後得有大寶新羅易姓今已三矣其授
受雖未盡得宜然王能留意政刑訪民疾
苦務農桑省經費有人君之德金氏之興
其肇於此乎儒禮墓臨皆昔氏之後儒禮
之委任重臣基臨之威信隣敵猶足可稱

新羅敬順王

訖解忘父之讎聽婚島夷終受侵辱昔氏
之祀於是絕矣奈勿亦金氏也能以武略
自守實聖嘗質高勾麗挾憾於前王欲殺
其子而後快於心其及也宜矣訖祇纂立
新羅氏三姓相讓之風至是掃地慈悲救
患禦寇焔智讓恭自守然而晚年魚服得
免豫且之禍幸矣智證銳意圖理定國號
稱王洗累朝因循之陋頒喪制禁殉葬有
足多者法興始崇佛教信之既篤奉之愈
謹唱為齋戎之邪說聳聳斯民為新羅基

東鑑上

卷六

禱之主又不知春秋大一統之義僭行乎
彌越禮犯分甚矣真興佞佛尤甚創輿輪
皇龍二寺鑄成丈六金身浚民膏血且屈
千乘之尊為桑門之行方袍圓頂以終其
身遂使佛利半於閭閻齊民盡為緇褐流
禍無窮真智享年不永真平享國雖長而
繼嗣不定卒以神器付之女兒之手善德
真德皆以陰居尊牝鷄司晨邦家抗墜天
厭穢德太宗挺生以不世出之資奮大有
為之志倚任良佐言聽計從至誠事大衣

新羅敬順王

冠文物並從唐制崇獎節義激勵將士仗
天朝之威雪百濟世讎雄視高句麗如囊
中之物將取而有之享年不永功業不究
惜哉文武以英明之資承先人之烈請唐
兵滅高麗始二三韓克成前志何功烈之
盛也乃何納高麗叛衆據百濟故地得罪
於唐幾不自保乎神文孝昭聖德僅能守
成孝成惑佛滋甚景德納忠諫定勿號優
於孝成惠恭荒于聲色身且不保宣德躬
行不道元聖與聞乎故昭聖短祚哀莊昏

弱**憲德**纂弒禍亂相仍與德不惑左道遇
災知懼猶可稱者**僖康**得不以正竟為金
明所害蓋自神文以降朴散淳漓亂賊接
踵其禍蔓延至是極矣**神武**能知討賊復
讎之義義旗一揮而元惡授首撥亂反正
人心痛快羅之國勢幾危而後振**文聖****憲**
安景文**憲康**之時中外寧謐民物阜成盛
極而表理固然也**定康**昏闇後以太器付
之女弟其家法所由來遠矣**真聖**淫恣淨
於唐盟斷喪邦基新羅氏之亡於茲決矣

新羅敬順王

自是羣盜蠭起弓裔叛北原甄萱據完山
生民塗炭疆宇日蹙**孝恭**昏弱特寄生之
君耳**神德****景明****景哀**又以朴氏之遠裔當
叔李之表僅能相繼國事已非為之何哉
况當景哀之時甄賊跋扈侵逼郊畿猶且
荒淫遊佚晏然自肆鮑石之樂方酣而萱
兵奄至君臣被戮官闈見辱言之可謂於
邑**敬順**亦以金氏之後為萱所立天命已
去人心已離以區區一列之地生聚圖存
固亦難矣然不能効死一朝耳為降屬宗

東鑑二

社在壻嗚呼情哉

東國通鑑卷之十二

